

沒有一個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

余創豪

chonghoyu@gmail.com

我相信很多人都經歷過這種情況：當一個計劃成功的時候，每個跟這計劃有點關係的人都想沾光。但當它出現問題時，每個人都會跟它保持距離，甚至劃清界線，這就是所謂「一沈百踩」，「牆倒眾人推」。其實，這種情況也會發生在國家層面上。

百分之九十的德國人支持希特拉

在 1934 年 8 月 19 日，德國選民進行公投，89.9%德國人都贊成總統和總理的權力合併在一個人身上：希特拉。第二天，【紐約時報】刊登這消息，並且作出以下評論：「這支持給予希特拉總理……獨裁權力，自成吉思汗以來，這權力在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是無與倫比的，他比在俄羅斯的史大林有更多權力，即使史大林具有不可忽視的政黨機器，他比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更有權力，墨索里尼要和名義上的統治者分享特權，任何美國總統夢寐以求的權力也不及希特拉所擁有的。沒有其他的統治者有這麼廣泛的權力和那麼聽話的臣民。」

轟炸德累斯頓：戰爭罪行？

但有一個有趣的現象：在納粹戰敗之後和盟軍佔領德國之時，很多德國人宣稱他們反對納粹黨，突然德國再沒有納粹的支持者。但在戰爭之前，不是幾乎 90%的德國人都支持希特拉嗎？為什麼突然間每個人都聲稱自己是清白無辜的？今天，許多人試圖分開邪惡的納粹政權和「無辜」的德國公民。例如，在 2006 年德國導演蘇索里希特（Suso Richter）拍攝了一部名為【德累斯頓】（Dresden）的電影，電影講述德累斯頓在二戰期間受到轟炸的故事，這部電影傳達出一個「道德等同」（moral equivalence）的信息：同盟國好像納粹一樣，屠殺無辜平民。

德累斯頓是德國薩克森州的首府，1945 年盟軍轟炸該城市，造成約二萬五千居民死亡。在影片的一個場景中，一名盟軍軍員反對這項轟炸計劃，但指揮官堅決執行。1953 年歷史學家麥基（Alexander McKee）質疑殺害這麼多無辜的德國人是否必要。我不是歷史學家或軍事專家，所以我無法判斷轟炸德累斯頓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。我所知道的是：沒有百分之九十德國人死心塌地的支持，希特拉不可能上台，納粹德國也不可能侵略整個歐洲和屠殺六百萬猶太人。

日本兒童慶祝南京陷落

戰爭是醜陋的，我們希望在這個殘酷的爛攤子中可以發現純潔。很多年前，我看了一部名為【亂世童真】的日本電影，該影片刻畫了兩個日本兒童如何天真無邪，但最後他們在美國戰鬥機

的攻擊下遇難。這是一部電影，但是，在現實中到底又發生了什麼呢？1937年南京淪陷在日軍手上，隨後，約二十五萬至三十萬中國人被殺害，這就是臭名昭著的「南京大屠殺」。當南京被攻克的消息傳到日本時，許多日本民眾走上街頭慶祝，其中包括兒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這不是一次個別事件，由甲午戰爭至瀋陽事變，每一次日本帝國爭奪到更多領土之後，日本人民都興高采烈地分享成果。

黑雨：為什麼投原子彈在廣島，而不是東京？

1945年8月6日和9日，美軍在廣島和長崎分別投下兩顆原子彈，殺死了約二十萬人。戰爭結束後，許多人質疑使用原子彈對付平民是否道德。1989年，日本導演今村昌平製作了一齣名為【黑雨】的影片，對原爆提出控訴。電影故事集中描述廣島原爆後的餘波，不用說，在電影中廣島人民被描繪成無辜的受害者，其中一個角色這樣說：「為什麼美國人在大佔上風時還使用原子彈？」歷史事實是：當美軍在太平洋逐島躍進時，日軍頑強抵抗採，以塞班島為例，1944年當美軍到達島上時，日軍撤退到山脈和洞穴去繼續戰鬥，最後美軍傷亡人數高達一萬四千人。在1945年7月26日，同盟國發表波茨坦宣言，呼籲日本投降，否則會面對「迅速和徹底的毀滅」，但日本政府對這最後通牒置若罔聞。而即使在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之後，日本政府仍然拒絕投降。

研究種族滅絕的專家斯坦頓（Gregory H. Stanton）表示，盟軍在德累斯頓的狂轟濫炸和對廣島、長崎的核子毀滅是戰爭罪行。種族滅絕不是我的研究領域，我不會與斯坦頓爭辯。我只感到奇怪：當南京失守之際，為什麼包括兒童在內的日本人要主動慶祝呢？為什麼在原爆之後他們聲稱自己是無辜的，但是在戰前或戰爭期間卻追隨軍國主義呢？在【黑雨】中一個角色提出了這個問題：「為什麼美國人不以原子彈炸東京？他們為什麼要炸廣島？我們不應該為東京負責。」我感到奇怪：他們為什麼在戰前或戰爭期間不與東京劃清界線呢？

請不要誤會，我並不是想說在戰爭期間隨意殺害平民是對的。我只是想指出：要將政權和無辜人民完全區分，可能只是一個神話。正如聖經所說：「沒有義人，連一個也沒有。」（羅馬3:10）

安蘭德：喪屍國家

筆者十分喜愛科幻小說，例如【生化危機】（Resident evil）之類的喪屍電影，因為雖然這是科幻小說題材，但是在某種意義上這又是非常真實的。俄羅斯裔美國哲學家安蘭德（Ayn Rand）在喪屍成為流行的電影情節之前已經談及行屍走肉。安蘭德在1905年生於俄羅斯，年少時她經歷了布爾什維克革命，1925年她移居美國，後來成為著名的作家和哲學家。她的許多著作都是圍繞著對極權主義的分析，安蘭德指出，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恐怖之處是：在政權殺害你的身體之

前，它早已殺了你的心靈。在極權主義下，邪惡在你面前再不是一個令你猶豫的誘惑，而是吸引你的名譽和國家義務，大多數人放棄了獨立思考，成為了喪屍，跟著再去傳染其他人，令其親朋也變成喪屍！

在 20 世紀八零年代，筆者看了不少名為「傷痕文學」的散文和小說，「傷痕文學」是關於文化大革命後遺症的小說。但有一個有趣的現象，在這些文學作品裡面，幾乎每個作者都是受害者，但迫害者又去了裡呢？文革期間許多紅衛兵變成無意識的喪屍，我的問題是：在文革後他們怎麼會突然間重拾理智呢？難道他們真的不道自己在文革的時候做什麼嗎？

結語

歷史會不斷重演，當一個國家或領導人在其權力鼎盛的時期，我們往往只注目於其榮耀，我們可能會獻上無條件的支持，甚至願意放棄批判性思維。但形勢顛倒之後，我們又是否願意承擔責任，還是高唱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呢？

2013.11.24